

潮头私语 |

潮头论剑 |

仙女山：森林、草甸和牧铃的交响

■ (重庆) 哑铁



一个叫皮特的欧洲旅行家因偶然的机缘来到仙女山,立即被眼前的景色惊呆了,他掏出笔记本,用英文快速地写下了“东方瑞士”这个句子,然后搭好帐篷,简单收拾了一下随身物品,像个孩子,童心未泯,天真得有点不着边际,让多少有点矜持的同行者也深受感染,他不断摁动相机快门,担心不留神就漏掉了什么。这也是大多数到仙女山来的客人的共同感受。皮特决定作一段时间的短暂停留,在幽静悦耳的牧铃声中躺进大自然的怀抱,听听森林和风的低语,感受繁星的光点洒落在草甸上的柔软,我不知此情此景会不会感染你,但从此后,“东方瑞士”便成为仙女山的又一别称。

森林和风的低语

每次到仙女山,都有不同的感受,即便是同一次旅行,在不同的角度,感受也会截然不同,你也会发现不同的美令你怦然心动。

人是需要不断行走的,在行走中,就不断会有新的发现,这或许与遗传学和进化论有关,在人类的基因中隐藏着这种小秘密,最近读《基因组:人类自传》,读到人的精神驱动身体,身体又驱动基因组,这近乎颠覆了我们头脑中的固有认知。我们每个人的基因中大概都有这种冲动吧——对自然的渴望,对美好事物的期盼。而在仙女山,首先打动你的是森林和风。

沿着曲折的盘山公路,你会被转得五荤六素,但瞬间你就会觉得这种付出很值得。进入景区,显得有些狭窄的公路两边全是幽静的森林,静得仿佛一枚微小的松叶掉到地上都清晰可闻,高大的杉树和雪松连绵不绝,没有尽头,阳光透不进来,你不能向更远处走去,随时有迷路的恐惧袭向你。如果是在雨天,森林下面则是另一番情景,雨滴在森林顶

端沙沙作响,森林中却略显干燥,这时,在林中做小小的漫步最为适宜。

若是冬天,则宛若童话中的冰雪世界,冰挂一簇簇地悬在树枝上,用手一碰,透寒彻骨,要想扳动,非得用力气不可,四野白茫茫一片,此时在林木间漫步,脚下发出“噗、噗”的响声,不时有积雪掉到头发上,掉到脖颈间,凉透背脊。

风是仙女山的常客,她无处不在。在到仙女山的游客中,不乏有人专为风而来。一群群游客,常常会站在低矮的灌木丛边或草地上,一动不动,有的举着双手,将掌心朝向风的方向,脸上露出惬意的笑容,有的美女还故意扬起秀发,任风一遍遍尽情梳理,那种怡然自得、旁若无人的神态,引得人们投去羡慕的眼光。

仙女山的风是那种可以托在掌心,捧在心窝的柔软。她明明就在,你却看不到树的摇动,感觉到一双稚嫩的手在摸挲你的眉眼,你的鼻尖,你的发梢,但一凝目又踪影全无。我不知你是否这样聆听过风,至少对于我,终身难以忘怀。

在那柔软的草甸上

像一块块绿色的毡子铺在森林中的草甸,是仙女山的核心,这些草甸把灵魂赋予了仙女山,比喻成“镶嵌在森林中的翡翠”毫不为过。我们叫这些草甸为“大草原”,当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那种北国大草原——这些在山巅林木的怀抱中有点撒娇,略带几分羞涩的草甸,完全是另一种风格,这种称谓虽然带点小小的自恋,却饱含深情,我们都知道大理人将那片湖泊叫做“洱海”,西昌人将那片更小的湖泊叫做“邛海”,而北京人更甚,总喜欢将小小的水体叫做“什刹海”“后海”,其实这里面应该有很多故事,浓缩了多少沉甸甸的章

节。

对浪漫和天籁的追求是人类的天性,即使最严谨、最庄重的人,也会潜藏着这颗本心。仙女山的草甸柔软而略带弹性,当代著名散文家王英琦说,仙女山是喜马拉雅造山运动时被推到最南端的高山草甸,是造物主的惠赐,是大自然的得意之作。在群山之巅,林壑苍茫,一片片草地星罗棋布,次第舒展,人的情绪会被快速调动起来。在这种场景下,做出点乖谬的举动都不为过。你可以赤脚在草地上行走,漫不经心,让头脑一片空白,感受草尖划过脚踝那一丝丝温馨,感受那份茸茸的慰帖;你也可以坐下来,看三三两两的游客结伴行走,看他们搞怪的离奇行径,直至其隐进远处的灌木丛;你可与拉着风筝奔跑的小孩追逐、玩耍,寻找一处舒坦的草坪躺下来最好,看天上的流云变幻,白云苍狗,你刚看到的人头,一眨眼间就变成了奔马,一瞬又疑似虎啸山林。有一次,我看到满天的云彩都被调动起来,巨大的天幕上,一只凤凰栩栩如生,恰若展翅飞翔,远处立即有人大声欢呼,引得所有人将目光转向头顶。

夜晚的草地又有另一番情趣,松风阵阵,繁星满天,游人大多离去,白天的喧哗随着夕阳的步履悄然退去,月华在林涛间升起来,伴随点点星光,草地上,像有一层层水波在流动,林间的鸟鸣声掉落上面,仿佛溅起一圈圈浅浅的波纹。靠近森林的边缘,月光挂在树梢,微风吹过,树影摇曳,这光与影被推向远方,直至目力不能及。此时,你最好搭上帐篷,静静地坐下来,等草地上薄薄的一层凉意笼罩四野。

幽寂的牧铃声

森林、草地、晓风,这些物象能让人缱绻忘情,风箏、鸟鸣能让人回归本心,但若只有

这些,仙女山的韵致便会大打折扣。幽寂的牧铃声,能将人的情绪调动到极致,在忘情中生出眷恋,在回归本心时化为时光凝滞的悠远。

白天,你能看到或三五或六七成群的牧马和牛羊自由散漫地在草地上、从林中放牧,它们才是这里真正的主人,对外来游客的侵入,它们更多的是不予理会,只顾埋头吃草,即便游客们争相挤到它们中间留影,它们也丝毫不会被惊扰。悦耳的牧铃声听似凌乱而毫无韵律,但静下心来凝神谛听,你会觉得每一声清脆的敲击都与你的心律合拍,听的时间越长,这种感觉就越来越真切,游客的喧嚣或许会掩盖这些铃声,但在不经意间,它又会钻入你的耳鼓。

这些牧马和牛羊都是当地农民散养的,开春后将它们赶到山上,入冬后找回家,就这样年复一年,不知不觉,自然繁衍,逐渐成群,有点喜剧效果的是,入冬后赶回来的牲口数量,往往多于春天赶出去时的数量,这让农人们乐此不疲。

入暮,牧马和牛羊集中到草地边的灌木丛中过夜,牧铃声此起彼伏,小马驹在草地上撒欢,成年的公马倏忽窜到草地上奔驰,消解它们旺盛的精力,马嘶声、得得的马蹄声散落在夜空中,与星星洒落的光点融在一起,汇聚成不可抵挡的诱惑。

这时,你要悄悄悄悄地,最好不要发出声响,将行走的脚步声降至最低。这里的牛马独自享受着这个世界,享受着这个世界最优美的静谧,和谐,没有人愿意打破这天籁,同时,这里没有天敌,这是大自然为这些生灵开辟的伊甸园。

仙女山是森林、草甸和牧铃的交响曲,这一切构成的意象浑然天成,显得那么自然,缺一不可,如果缺少一丁点,这里会是什么样子,只有造物主知道。



(作者简介:吴浦,笔名哑铁,诗人,重庆文学院创作员,《重庆诗刊》副主编,作品发表于《诗刊》《星星诗刊》《草堂诗刊》《红岩》《重庆文学》等国内刊物,作品收入多种诗歌选本,出版诗集《隔窗听雨》《酒和宋词之间的时光》等。)

汇成了千泪之泉。那旷世凄美的无限衷情是我的皈依,和永不能释怀的天籁之音

沙门子

太阳,只分晓过无数沙晰的巨卵映出幽幽旧日时光的苍蓝底色停伫在古尔班通古特一望无际的沙梁之上

你,茫然而空洞地张着眼睛老电影似地回放自己的青春时代春虫抑或是沙粒,落在顶棚泛黄的报纸背面上沙沙响,只是那短短一瞬间竟刺中你静默而旷远的心

你仰卧,你叹息,像个自陷囹圄的老囚你彻夜失眠的头脑吱吱如沙鼠

而此刻,太阳已完成从卵到晰的过程沙沙响,沙沙响,竟是宇空沙漏声夕光中那新生的晰儿,如微型恐龙遍体通红地攀援在古尔班通古特的门楣

千泪泉

明屋塔格山赭红色的山崖是东方欢乐佛和涅槃佛神圣的居所这大地神性的堆垒,仿佛重现的梦境让我分辨不清自己的前世与今生

我恍然觉得就是那位青年猎人头顶着古龟兹白杏般的太阳为信守爱情的诺言,开凿那一千个石窟多少虚幻的梦想炙烤在骄阳之上

这是注定的宿命,和无言的悲剧凿成九百九十九个石窟之后力竭而亡心中那盏寂燃如炬的玫瑰灯焰熄灭了连同最后一抹苍白笑容里凝固的绝望

克孜尔千佛洞终成我永恒的遗嘱彩带飘逸的飞天向人间撒播无数幸福的花朵莲台如舟,正慈航普度现实苦难的芸芸生灵金翅鸟衔起橄榄枝,在茫茫环宇巡视、遨游

这诚然是生长在我苦痛基岩上的菩提树古龟兹王国美丽公主的绵绵泪滴

阳光是一匹骏马(外一首)

■ (甘肃)陈贇平

阳光是一匹骏马它火红的鬃毛不含隐私它普遍的脊梁没有偏见

它抖一下盛情的时光让大地摇摆并丰富我的世界

这个世界有谁比阳光之马更快捷 更强劲

我是穿越千年的取手驾着阳光这匹骏马奔跑出生命四季的神韵

它素来的风格就是踩出春绿 溅开夏花就是载来秋果 跑落冬雪给我终生带来温暖和热情

我的骨头还有血液和情愫是阳光之马吃不完的草料坚韧 饱满 富足 持久

它总是不知疲倦一直奔跑我的心境嘶鸣年复一年的精彩

一辈子的事

一辈子的事就是把手指叉成河流有人间烟火版图

潮头拾贝 |

新疆大地(组诗)

■ (新疆)彭惊宇

牧马天山

塞之北,天之山,天赐之山峰岭巍峨,雪线迤迤,垒似天堂……

横亘连绵的天山是我的金牧场五千匹骏马是我一生的精神守望紫骝马,黄骠马,黑褐马,银鬃马,枣红马鼠灰马,雪青马……无嚼络无鞍轡无蹄铁臂背膘实,胸廓深长;四肢刚健,毛色油亮颈鬃长披若赤子,振鬣奋蹄意气昂扬

我的五千骏马,是周天子西巡昆仑的八骏后裔我的五千骏马,是汉天子惘然梦醒时天驹的幻影曾在《离骚》的咸池边饮水,在李白《战城南》的雪中放牧梦成轮台,陆老放翁又把冰河铁马一一牵回

多少逐鹿中原、麾指匈奴的历史已成往事多少丝路驼铃、阳关故人也都迹无可寻只有高高的太阳,那中亚的太阳照耀我的天山我的五千骏马啊,正安详地啃食正午肥嫩的阳光

我悠闲地躺在天山这部地质史册的书脊之上口衔半根青草,仰看日月轮回,卧读世事沧桑只是偶尔用眼睛的余光扫一扫五千骏马任由它们散成朝霞暮霭,像自由的风飘荡

我的五千骏马,往来穿梭在逆境的时光之中曾流下太多殷红的汗血,狂飙一样席卷整个世界它们啾啾嘶鸣着,腾腾踏踏地敲响人类心鼓扶起雷电风雨,正从悲鸿的国画境界里奔涌而出

蓝蓝的赛里木湖

在科古琴山松树头那低缓的堰口边缘呈现着浩渺无际的、蓝蓝的赛里木湖

这个奇异的仙境,蓦然划开了我们的来世之路太阳恍若一匹黑马,哼唱起古老的牧调婉叹成一片辽阔的宁静和旷世的明媚

我们初始的爱情一定是遗落在这里了深蓝的墨水,深深覆盖了那些虚妄的怀恋且已铭记,且已笃信;且已落寞,且已遥远……

此时此刻的,蓝蓝的赛里木湖我更愿在心中把你看成蓝色的海眺望成大西洋最后一滴蓝宝石的泪珠

在你湖周的云杉森林,在你湖畔的野罌粟和金莲花盛开的草地,总会雨虹般闪现异族青年恋人雪得克和契坦纵马驰骋的身影

蓝蓝的赛里木湖,是你见证和蕴藏了我们内心的冰雪与火焰。旌歌感伤地远去一群高白鲑,托举宇宙蓝的梦境划向银河系

火焰山下

是太阳遗落在丝绸之路上的 一架红马鞍,燃烧的红马鞍

在它熊熊烈焰的火光之下车师前国的国王和土著穴民们从一片巨型桑叶里,蚕虫似地醒来

凝固的火云,逼退千里飞鸟燎红了一个盛唐时代的边塞诗突兀赤亭口,谁一骑单影落寞远逝

克孜勒塔格正以红砂岩的反光映照阿斯塔那的墓地和村庄在这里,生和死多么宁静地连结在一起

听吧,坎儿井在葡萄王国的血脉里汨汨流淌那些膝腿弯曲的挖井人,晒着太阳微笑他们如炬的目光正闪动着坚毅的火苗

春天,我们翻起压埋的葡萄藤枝催开桃李、桑杏和石榴的节令花我们还要在七月流火中攀上高处的晾房在十月霜降之时收获完长绒的棉朵

烘烤啊,劳作的汗水和歌声一样咸涩烘烤啊,幸福的生活和阳光一样甘美

当艾丁湖捧献出皎洁如月的盐晶星光把火焰山和翡翠大地织成了暗花壁毯

持续的活力与激情——读陈贇平先生的诗

■ (甘肃)何建峰

与陈贇平先生相识近十年了,我们亦师亦友。在生活中,他给人的印象是热情、大方、豪爽,充满了激情与活力。在工作之余,他倾心于自己所热爱的文学创作,并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尤其是近年来,他勤奋创作,笔耕不辍,经常能够看到他的佳作频频发表于一些报刊。

他的作品如他的为人一样,处处充满了激情与活力。如,近日读到的他的一个组诗《一辈子的事就是把手指叉成河流》。之前,读到过许多他的歌颂祖国、讴歌家乡的作品,而这组诗写得更多的是他自己对宇宙万物的感受,处处充满了人间的烟火气。

在《阳光是一匹骏马》中,“它抖一下盛情的时光让大地显摆明明朗朗堂堂正正”,这早已不是一匹普通的马,而是一个有血有肉、明明朗朗、堂堂正正的人;“它随时打着沉默的响鼻生动—山—水—枯荣—草—木—并丰富我的世界”,以及“我的骨头/还有血液和情愫/是阳光之马吃不完的草料”,其实,这匹随时打着沉默的响鼻的马和这匹奔跑着的阳光之马,就是作者在经过时光的隧道时,无意间馈赠给人间的一份美好的礼物。

在《一辈子的事》中,作者说“一辈子的事就是把手指叉成河流”,说得真好,一辈子的事何其多,而此刻在作者的眼里,一辈子的事,不过就是把手指叉成河流,极具诗意,耐人寻味。

在《让我成为大自然的绝版》中,“我愿我的头发是郁郁葱葱的森林/任凭四季风扬起它们的神采/任凭百鸟在这里聚会歌唱/举行盛大的音乐宴会”,想象丰富、形象、生动、自然,只有怀有一颗炽热的童心,方能写出如此优美的诗句。

他的诗既有对宏大题材的描绘,也不乏对微小题材的关照。如:《手之歌》中“展开/亮一把快刀/可剃除四面八方的恶癖”“攥紧/举一把铁锤/可砸碎彻天彻地的顽石”“密密的纹路缠了又缠/每丝每缕都藏着人生玄机/去趟命运的喜怒哀乐”;《眼之颂》中“人眼就像旗帜/指挥躯体和心灵前进”“两把黑剑眉之下/一道刚性的红鼻梁/很坚毅地挺立/它永远挑着两只眼睛/解答无独有偶的命题”;《心之曲》中“它日日夜夜谱唱生命之美/将至纯乐曲荡漾人间”“它是伟大的主帅/指挥鲜血在大地的躯体奔流/指挥大脑随天空的轮廓思考/指挥手脚在日常劳作中忙碌”,这些诗句中的意象如“快刀”“铁锤”“密密的纹路”“旗帜”“主帅”“乐曲”等比喻独特、寓意深刻,经得起时间的检验与推敲,这正是我们所苦苦寻觅的诗意。

文学创作的手法有多种,关键是找到自己喜欢的一种表达方式。建议先生多读经典佳作,方能写出高质量的作品。

投身河流
做一滴亮的水
融入起伏的风景
日月更替轮回的沉浮
想象心灵是一叶扁舟
游弋精神的波涛之上

驾驭命里注定的风景
践行以食为天的道理
让河流养育良心
让良心落定大地

以梦为马
驮着太阳与月亮
所有的光芒
顺十条并不平静的河流
奔跑出
光明正大的道路

做一名出色的骑手
怀揣富有的版图
跃上健壮的马背
沿着牢不可破的河岸
去寻找
那些叫做温暖的家园



本版稿件在《大周末》网(<http://www.qxhx.org.cn>)和《潮头文学》公众号同时刊发

